



思玄庸言一卷

海虞桑悅民懌

道者四德之總名分之其目有四合之其理則一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蓋以道為大仁義為小而不知道即仁義也本性無着養於氣質得木則能養仁得金則能養義得火則能養禮得水則能養智得土則能養信五五相參謂之聖人五薄籠五謂之賢者牽於木而雜於水則仁不明而智不瑩謂之愚人

聖人脩開闢之教佛氏順混沌之化天以四時成萬物聖人以四德成萬民承天意也佛氏則以山河大地為幻并身為無焉其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邪

相率為之不待乾坤毀日月息而物已先消矣

雷霆有聲不震乎壘日月有光不照乎盲天地有情

鍾於人陰陽有色因乎物是故吾道域域昊昊室之

者小郁郁融融闐之者不通

闐音咬隔也

盎然太虛無聲無色虛出聲實成色聲本於天色本  
於地人與鳥獸俱稟天地之氣以生虛聲中藏實色  
外暴耳能聽天下之聲目能視天下之色此人所以  
異於萬物也與然天聰無耳天明無目人之聰明無  
不貫之不視而見不聽而聞周流六虛神應無方是  
謂天人嗚呼不有斯人安能無所不聞無所不見以

繼天而立極邪區區恃一耳目之聰明而欲成參贊  
之功真揭竿下海而求唐子者矣

膏粱之口食物天與其味之薄藜藿之口食物天補  
其味之厚千金之子餘百金而自貧編氓之家得十  
金而自富是故口常淡則能養味心不奢則能養財  
能養味則常甘能養財則常足

天地之數起於一極於三萬一千三百四十五萬六  
千六百五十六萬三千八百四十萬一咳唾不能離  
焉故曰萬物莫逃於數

易者陰陽而已天地之經也高卑以陳敘之以禮氣

學山  
氤流行和之以樂栽培傾覆理之以書竅籟和鳴鳴  
之以詩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刑之以春秋禮樂詩書  
春秋其緯歟易經五經五經緯易則日月明寒暑平  
庶物生經不經緯不緯則天地混沌聖人法天作經  
而尤注意於易故曰假數年以學後世用世之士舍  
易而學彼五經是有緯而無經也學易而舍彼五經  
是有經而無緯也矧一經之學若獨爾之緒其能成  
經緯之業哉

喜怒之情生於天之六氣喜生譽怒生毀人處世之  
所必遭渠乃行天之氣初不為我而設又何足介意

邪誰毀誰譽惟孔子能之欲人無毀譽於己是以聖  
人聖人者乎毀譽兩忘斯能通天下之礙能通天下  
之礙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矣

寒暴者日得其心暍耕者雨得其心冥行者月得其  
心水蠱者惡近池內燥者惡視旱丘是故人心有衆  
積天道無兩岐喜怒異趨惟物之恒不徇于物乃能  
定我惟我既定不物于物疾雷震空空本無聲洪水  
崩山山不納水優哉一笑千古

古之君子其達也任人今之君子其達也任己寬爲  
之地竟人之才已能不與其間是之謂任人準己之

能取其所符而棄其所角是之謂任己任人者能化  
己爲人是謂無己任己者亦化人爲己是謂無人無  
己者虛而通無人者窒而礙虛而通者展拓天下而  
有餘窒而礙者包容閭里而不足  
聰明盡忘則智周萬物才辨俱晦則賢能效用  
天下靜器擾則悅悅則棘棘則危繁焉使人莫能理  
是絲政也屢汲焉可潤百口是井恩也加力培植焉  
而後生物私其主是苑囿德也行絲政者亂行井恩  
者勞行苑囿德者維日不足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  
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於其中矣

高宗取傳說於版築使總百揆卒又有商高祖追亾  
卒韓信拜爲大將克成漢業陳龜年有云三辰不寧  
取士爲相四夷不軌拔卒爲將後世以資格取士器  
人於歲月之間欲得真才以熙帝載其難矣哉  
或問太虛有形否曰無形安得有吾體有言否曰無  
言安得有吾文章有性否曰無性安得有吾仁義禮  
智體也文章也仁義禮智也皆吾有也不有之則無  
我無我則與太虛同其大與太虛同其大而後可執  
其生我機以位天地育萬物

將歌搏鼠曾子爲非學奕慕鴻孟氏所戒况人君之

治天下可不一其心哉所謂一其心者無它不邇聲  
色不殖貨利專於求賢而已心一於求賢期應乎天  
心則得賢以翼乎當時念鍾於造化則生賢以燕乎  
後嗣國祚之延永實於是而基之也其可不加之意  
邪是故大同之世士夫無黨清明之朝巖穴無賢易  
曰天地閉賢人隱

大小無定名高下無定形四方無定位蟪蛄如蠅則  
以為大鯢魚首尾數丈則以為小是無定名也臨淵  
以平地為高登山以丘陵為下是無定形也過邠而  
望則邠皆西過營而望則營皆東南北亦然無定

位也君子法之不以定名求大小不以定形求高下  
不以定位求四方是之謂大方之家嗚呼安得斯人  
而與之議天下事哉

君相之文在於任賢其武在於任將故曰用人則裕  
自用則小

天之視聽同乎民民之至愚通乎神人君寄民之上  
衆心壘之為高位衆力固之為崇墉衆有歸之為富  
有其可不重民也牛羊以畜之草菅以刈之虐乎民  
則慢乎神慢乎神則逆其天矣天祿不永終乎書曰  
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民可畏哉

學山 卷五 五  
紀昌射能貫虱不如養由矯矢而獸號養由矯矢而獸號又不如更羸虛發而鳥下紀昌射之精養由射之化更羸射之神識此其能兵乎

醯雞出於甕而入於蛙井嘆曰不圖天地如是其大也蛙遂爍爍自得大鵬扶搖而上九萬餘里見天地如井歛翼而下息玄子曰物之見大小不同有如是哉世無高九萬餘里之眼而謂見之盡者妄也

室北隅有明牕焉薄紙蒙其櫺遊蜂浪蝶欲假道以出不意其有限也終日撲撲不休豈知門戶在邈一回頭卽廖廓也噫薄覆不發莫覩乾坤 卷完

青巖叢錄一卷

烏傷華川王禕子克

緯書漢儒以為孔子所演七經之緯凡三十六篇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緯璇璣鈴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緯推度災紀曆樞含神霧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孝經緯援神契鉤命訣春炁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孽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此三十五篇又太平御覽有論語緯摘輔象撰考識書緯帝驗期禮緯稽命耀春秋緯命曆序孝經緯左

方契威嬉拒及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  
與七緯各八十一篇而尚書中候論語讖又不與焉  
大抵緯書之說以謂孔子既叙六經以明天人之道  
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讖以遺來世其書  
出於漢哀平之世蓋夏賀良之徒為之以為有經則  
有緯故曰緯書其言誕謾詭譎不可致詰是時王莽  
好符命將以此濟其篡逆而公孫述效之至光武亦  
以赤伏自累篤好而推崇焉當世儒者習為內學賈  
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樂大儒如鄭玄  
輩專以讖言經而何休之徒又不足言矣然惟桓譚

張衡力非之而不能回也先是孔安國毛公以來皆  
相承以為妖妄亂中庸之典因魯恭王河間獻王所  
得古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而世儒惑於  
讖緯反非毀之至魏王肅推引古學王弼杜預從而  
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而讖緯之學浸微逮宋大明中  
始禁讖緯之書及隋末遣使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  
涉者悉焚之唐以來其學遂熄矣然考之唐志猶存  
九部四十八卷而孔穎達作九經正義往往援引緯  
書之說宋歐陽公嘗欲刪而去之以絕偽妄使學者  
不為其所亂惑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迨鶴山



魏氏作九經要義始加黜削而其言絕焉今易緯乾鑿度猶存

佛氏之學其未入中國也世尊大弟子阿難陀多聞總持有大智慧結集世尊所說為修多羅藏而諸尊者或後或先各闡化源優波羅集為四部律謂之毗尼金剛薩埵於毗盧遮那前親授瑜珈五部謂之秘密章句無着天親頻升知足天宮咨參慈氏相與造論發明大乘謂之唯識宗旨西竺龍勝以所得毗羅之法弘其綱要謂之中觀論燉煌杜法順深入華嚴不思議境大宣玄旨謂之華嚴法界觀此其大略也

自漢永平二年佛法始入中國厥後離為異宗曰教曰禪曰律凡三焉魏嘉平初曇柯羅始持僧祇戒本至洛陽曇無德曇諦等繼之立羯磨法唐南山澄照律師道宣作疏以明之四分律遂大行是為南山之宗薩埵以瑜珈授龍猛授龍智智授金剛智唐開元中智來中國大建曼荼羅法事大智道氤大慧一行及不空三藏咸師尊之是為瑜珈之宗唐貞觀三年三藏玄奘往西域諸國會戒賢於那蘭陀寺因授唯識宗旨以歸授慈恩基基乃網羅舊說廣製疏論是為慈恩之宗梁陳之間北齊惠聞因讀中觀論悟

旨遂遙禮龍勝為師開空假中三觀止觀法門以法  
華宗旨授慧思思授天台國師智顛其說乃大備顛  
授灌頂頂授智威智威授惠威惠威授玄朗玄朗授  
湛然是為天台之宗隋末順以法界觀授智儼儼授  
賢首法藏至清涼國統國師澄觀追宗其學著華嚴  
疏論數百萬言圭峰宗密繼之而其化廣被是為賢  
首之宗瑜珈久亾南山亦僅存其行於今者唯慈恩  
天台賢首而天台為尤盛此則世之所謂教也世尊  
大法自迦葉二十八傳至菩提達摩乃弘教外別傳  
之旨謂不立文字可以見性而成佛達摩傳慧可可

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曹溪大鑒禪師慧  
能而其法始盛能二弟子懷讓行思皆深入其閫奧  
讓傳道一一之學江西宗之其傳為懷海海傳希運  
運傳臨濟慧照大師義玄玄立三玄門以策厲學徒  
是為臨濟之宗海之弟出為為山大圓禪師靈佑佑  
傳仰山智通大師慧寂父唱子和微妙玄機不可湊  
泊是為為仰之宗思傳希遷遷之學湖南宗之其傳  
為道悟悟傳崇信信傳宣鑑鑑傳義存義存傳雲門  
匡真大師文偃偃之語言如青天震雷聞者掩耳是  
為雲門之宗玄沙師備實偃之同門友其傳為桂琛

學山  
青巖叢書卷一  
三  
五虎

琛傳法眼大師文益益雖依華嚴六相唱明宗旨而  
迴然獨立不涉凡情是為法眼之宗遷之芻出為藥  
山惟儼儼以寶鏡三昧五位顯訣三種滲漏傳曇晟  
晟傳洞山悟本大師良价价傳曹山元證大師本寂  
而復大振是為曹洞之宗法眼再傳至延壽流入高  
勾驪仰山三傳至芭蕉徹石晉開運中亦亡弗繼雲  
門曹洞雖僅存然不絕如綫惟臨濟一宗大用大機  
震蕩無際久盛於今此則世之所謂禪也律學均以  
南山為宗真悟智圓律師允堪著會正記等文實出  
六十家釋義之外是為會正之宗至大智律師元照

復別以法華開顯圓意作資持記乃與會正之說不  
能有同是為資持之宗二宗今雖並存而學者多遵  
資持之教此則世之所謂律也大抵佛之為道本無  
二門自去聖既邈源遠而流益分於是師異指殊各  
建戶庭互相矛盾禪則譏教為滯於名相教則譏禪  
為溺於空寂若律之為用雖禪教所共持而取舍各  
不同至於為教禪之學者又各立異以取勝一彼一  
此不相出入自教宗言之慈恩立三教天台則分四  
教賢首則又為五教自禪宗言之慧能與神秀同受  
法於弘忍能則為頓宗秀則為漸宗道一神會同出

於能道一則密契心印神會則復於知解其不同如此至若天台教宗之一也而四明知禮孤山智圓性善性惡之說如冰炭之不相投臨濟禪宗之一也而或以棒或以喝至橫川拱則復以聲偈其示人之要如柄鑿之不相合支派乖錯論說紛紜殆不得而悉數也

老子之道本於清靜無為以無為為體以無為而無不為為用道德經五千餘言其要旨不越是矣先漢以來文帝之為君曹參之為臣常用其道以為治而民以寧一則其道固可措之國家天下者也自其學

一變而為神仙方技之術再變而為米巫祭酒之教乃遂流為異端矣然而神仙方技之術又有二焉曰鍊養也曰服食也此二者今全真之教是已米巫祭酒之教亦有二焉曰符籙也曰科教也此二者今正一之教是已鍊養之事黃帝之書雖頗及之而皆後人依倣而託之者及赤松子魏伯陽者出實始為之宗至於盧生李少君欒大之徒則又變鍊養為服食其為術愈偏矣符籙之事黃老之書所未嘗道張道陵寇謙之等實創為其法及杜光庭與林靈素輩則又變符籙為經典科教其為事益陋矣然嘗論之鍊

學山 卷一 養之說歐陽子嘗刪正黃庭經朱子嘗改注參同契  
二公大儒皆不以其說為非山林獨善之士用以養  
生全年固未為得罪於明教科教之說鄙陋不經庸  
黃冠資是為逐食之具為世患靈亦未甚鉅也獨服  
食符籙二說本邪僻繆妄而凡惑之者鮮不罹禍藥  
大李少君于吉張津之流以此殺身柳泌趙歸真之  
徒以此禍人而卒自嬰其慘張角孫恩呂用之輩遂  
以此敗人天下國家而不顧矣今也鍊養服食其術  
具傳而全真之教兼而用之全真之名昉於金世有  
南北二宗之分南宗先性北宗先命近時又有真大

道教有七祖康禪之教其說又自相乖異至於符籙  
科教具有其書正一之家實掌其業而今正一又有  
天師宗師分掌南北教事而江南龍虎閣皂茅山三  
宗符籙又各不同先儒有云道家之說雜而多端其  
信然矣又謂其書皆昉於漢桓帝之時今其經典以  
為天師永壽年間受於老君是也世傳太平經最古  
且多今不復存然其所言興國廣嗣之術殆不過房  
中鄙褻之談若大洞等經大率六朝以來文士之所  
造雖文采可觀而往往淺陋無甚高論朱子謂佛學  
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只偷得佛家不好處執是

學山  
說以求之道家之本末可論矣

堪輿家之說原於古陰陽家者流古人建都邑立家室固未有不擇地者而擇地以葬其術則本於晉郭璞所著葬書二十篇多後人增以謬妄之說蔡元定嘗去其十二而存其八後世言地理之術者此其祖矣自近世大儒考亭朱子以及蔡氏莫不尊信其術以謂奪神功回天命致力於人力之所不及莫此為驗是固有不可廢者矣後世之為其術者分爲二宗一曰宗廟之法始於閩中其源甚遠至宋王伋乃大行其爲說主於星卦陽山陽向陰山陰向不相乖錯

純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剋之理其學浙間傳之而今用之者甚鮮一曰江西之法肇於贛人楊筠松曾文迪及賴大有謝子逸輩尤精其學其爲說主於形勢原其所起卽其所止以定位向專指龍穴沙水之相配而它拘忌在所不論其學盛行於今大江以南無不遵之者二宗之說雖不能相同然皆本於郭氏者也業其術者參其異而會其同斯得之矣

醫家之書自內經以下藏于有司者一百七十九家二百九部一千二百五十九卷而後出雜著者不與焉內經謂爲黃帝之書雖先秦之士依倣而託之其

言質奧而義弘深實醫家之宗旨殆猶吾儒之六經乎秦越人八十一難經繼作蓋舉黃帝岐伯之要旨而推明之亞於內經者也漢張仲景本內經難經之旨著金匱玉函經及傷寒諸論其論六氣之所傷最為詳備晉王叔和纂岐伯華佗等書為脈經敘陰陽內外辨三部九候分人迎氣口條陳十二經洎三焦五臟六腑之病尤為精密二氏之書誠千古不刊之典也厥後巢元方著病源候論王冰撰天元玉策要皆有所祖述然元方言風寒二濕而不著濕熱之說冰推五運六氣之變而患在滯而不通此其失也至

唐孫思邈出以絕人之識篤濟物之仁其列千金方翼所以發前言啓後學有功於醫道深矣當時王燾有外臺秘要所言方證符證灼灸甚詳然謂針能殺生人而不能起死人則一偏之論也及宋錢乙龐安時許叔微迭興龐則囿於準繩尺寸之中許則務在出奇而應變其術皆本於仲景惟錢深造仲景之闡與建為五藏之方各隨所宜用謂肝有相火則有瀉而無補腎為真水則有補而無瀉可謂啓內經之秘惜其遺書散亡出於閻孝忠之所集者非乙之本真也若大觀間陳師文裴元宗輩所製二百九十七方

則欲以一定之方而應無窮之病識者固知其昧於變通之道矣金氏之有中原也張潔古劉守真張子和李明之四人者作醫道於是乎中興潔古以古方新病不能相值治疾一切不以方故其書不傳其學則明之深得之明之推內外三傷尤先於治脾土其為法專於補其所著脾胃論誠根本之言也子和以吐汗下三法風寒暑濕火燥六門為醫之關鍵其劑多峻厲其為法主於攻守真論風火之病以內經病機氣宜十九條者為病原或曲盡精微其治法則與子和相出入者也張氏一再傳其後無聞李氏弟子多在中州獨劉氏傳之荆山浮圖師師至江南傳之宋中人羅知悌而南方之醫皆宗之爰及近時天下之言醫者非劉李之學弗道也劉李之法雖攻補不同會而通之隨證而用之不存其存乎



華亭庠士龍池姚篔助梓

凝齋筆語一卷

南陽王鴻儒懋學

乾道變化者五月一陰生乾道變矣六月二陰生乾道再變矣至十月則乾道變極陽盡而純陰以成坤卦所謂化也此正秋冬之時百穀草木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乾之利貞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六位六虛位自子至巳也六龍六陽爻自初九至上九也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陽之六位以時而成自十一月一陽生則畫一剛於初位是乘以一龍也十二月二陽生則畫一剛於初位是乘以二龍也餘四位四畫

准此乘乃加乘之乘猶加载也天之六陽時序如此  
聖人加畫乾卦亦如此所以御天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以七者贊乾之德  
剛言其不屈健言其不息中言其無過不及正言其  
不偏不倚純言其不二粹言其不雜精則進乎粹矣  
純粹精譬如粳米中無粟米便是純也粳米雖純矣  
若顆粒有大小便是不是粹一一勻稱便是粹矣米雖  
勻稱炊飯有不香者便是不精炊飯又香乃是精也  
愚嘗以為剛健中正純粹精七者皆是贊乾

乾初九文言曰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此言初九君  
子固守不屈之節然也拔者掣而出之如蛇龍屬也  
蛇入穴人見其尾雖拔之幾斷亦不肯出此亦可以  
證潛龍之確乎不拔也

陽主笑陰主哭故同人號咷指六二笑指九五也  
撝謙行之謙也鳴謙言之謙也

觀雷出地奮豫則雷在地中可推矣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蠱而治矣奉身而隱也

澤中有雷雷之蟄也故君子體之嚮晦入宴息  
噬嗑震下離上彖曰雷電合而章始以雷電為一物  
謂電即雷之光也及觀曆候八月雷始收聲十月二

電則相去兩月乃知非一物矣雷得電而聲愈震電得雷而光愈燁故曰雷電合而章

君子得輿小人剥廬陽為君子陰為小人皆就在上一位而言君子居之則為得輿上九之陽不動眾陰共載一陽也小人居之則為剥廬上九亦變而為陰群陰失庇也五陰如輿一陽如廬

大過彖棟橈本末弱也先儒所謂人主之職在論一相者信哉

六十四卦者八卦之蘊也八卦者兩儀之蘊也兩儀者太極之蘊也

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萬世格言也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獨孤皇后惟其妬而不足以為文帝之配故天命不固至其子而遂亡

下武自三后言之也三后在天武王在下故曰下武衛武公諸侯也其詩乃見於雅蓋為王卿士時也

載色載笑色怒也載色以怒而復載笑非怒也乃教也匪怒應載色伊教應載笑

虞夏雍州貢道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自今日觀之則漕運當由虜中行者千里由是知唐虞北邊疆境尚遠在河外也

左氏隱三年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按夏四月  
正麥熟之時故曰取溫之麥若依趙氏謂時月皆改  
則此當爲夏之二月豈可取麥者乎

周之郊祀亦有迎尸以爲迎后稷之尸也然據禮家  
說祭山川皆有尸則恐祭天亦有尸也

或問周禮祀天神地示人鬼之樂何以無商音文公  
先生曰五音無一則不成樂非是無商音只是無商  
調先儒謂商調是殺聲鬼神畏商調

豐尊陽也在阼犧尊陰也在西堂上以陽爲主也縣  
鼓陽也在西應鼓陰也在東堂下以陰爲主也

魏主嗣常密問崔浩曰屬者日食趙代之分朕疾彌  
年不愈恐一旦不諱此與左氏載日食曰魯衛當之  
者同是日食之災誠有分野

唐德宗命李泌爲相曰朕今用卿欲與卿約卿慎勿  
執仇仇蓋指盧杞也而泌豈如是之人哉然杞幾至  
亾國德宗猶始終不忘小人能中君心如此

史彌遠雖非賢相猶置人才簿書賢士大夫姓名以  
待用今有若人乎空賢才之日遺也見方虛谷撰呂  
千家傳

大學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愚按親新古字通用

學山  
觀左氏石碣之言新聞舊作親間舊此可見矣  
孔子之謂集大成樂一變為一成尚非大成九成皆  
畢然後謂之大成

孟子之學明在于事親事長而幽極于知性知天上  
下本末一以貫之此所以為醇乎醇之儒也彼莊老  
者幽明二致首尾衡決世儒方且尊以為聖哲豈知  
道之論乎

參同契曰二月榆落魁臨于卯八月麥生天罡據酉  
因知天罡即北斗也

說苑曰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  
境然則山戎在燕之北疑即今之北虜也

顏氏家訓曰夫遙大之物寧可度量日為陽精月為  
陰精星為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墜為石精若是  
石不得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焉星與日月形色同  
爾日月又當是石也石既牢密烏兔焉容石在氣中  
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  
往來環轉不得錯違其間遲疾理宜一等何故日月  
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致堂辨曰考之  
六經惟春秋書隕石于宋不言星墜為石也既以星  
為石此皆推臆之說非聖人之言也愚謂日月星辰

皆氣之精而麗于天體如火光不可搏執其隕而爲石者以得地氣故耳非在天卽石也有隕未至地而光氣遂散者亦不爲石也

文公先生答王子合書曰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是無話可說也

凝齋筆語卷止

空同子纂一卷

北郡李夢陽獻吉

十月無陽故曰陽月非無陽也陽生而未成也消長之道盡於上則生於下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董仲舒謂十月真無陽又謂月內一日無陽何哉

項氏曰六子始氣也未形也中精也雷風氣也山澤形也水火精也空同子曰雷電光墮地則石氣非不形也山澤通氣形非不氣也水火非氣何來氣非不精也形氣精一而三三而一也易本義主揲著學道理一橫一直爾十字是也數盡十理亦盡之矣王字真草篆隸不變契三才而獨立也變之非王也

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惟君子而後知樂空同子曰聲音直音言曲樂言律直者單而粗者也音者方而文者也律者比而諧者也如啄啄呼雞落落呼猪咄咄呼馬驢苗呼猫鷦呼雀呼之則應者知聲也人人能謠如今里巷之詞曲不學而能之疾徐高下皆中板眼所謂知音也及問其出某呂某律孰宮孰商則不知也故曰惟君子而後知樂解者未達乃以瓠巴鼓琴游魚出聽伯牙彈琴六馬仰秣為禽獸知音夫作樂而歌舞鳳儀斯感通之妙非聲音之末也昔有鼓琴於池上者謂

及蕤賓而蕤賓鐵躍之出亦謂知音邪

書曰汝惟風下民惟草又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政之行風行之也關羽威振華夏陶侃千里不捨遺亦其風耳李斯論囚渭水為赤而關東盜愈繁漢武令直指使者誅捕無道而海內愈擾以不知風耳傳曰知風之自

鮑參政曰今欲平治先三要或問何謂三要曰內閣掌印一要吏部尚書一要左都御史一要空同子曰內閣之要大而公吏部之要明而執都御史之要貞而無回大生公公生明明生執執生貞貞無回

銷元氣者苛吏也苛則刻則不恕則怨已凌人則訐人則伺察人譬無疾而藥索五臟之未形

今之弊官不久任國初臺省不甚通如御史陞按察僉副或徑陞使使久則入爲左右都副則左右副僉則左右僉如知府久則陞左右布政使或叅左右使久則入爲部侍郎尚書等如此則法吏敢持繩糾之權民吏無不更事之嫌今臺省旣大相通融而任又弗久也蓋官非良久必敗故今之官利數遷太相夤緣求速故私奸易規避大事無了絕途路迎送糜費甚者一官至民不知姓名去矣猶過客也今又爲小

轉法如知府轉按察副使按察僉事轉叅議等或年資未應轉又爲更調法如此府調彼府此縣調彼縣此臬調彼臬此省調彼省等甚者巡撫都御史亦調法愈巧而官愈廢故曰今弊

宋儒興而古之文廢矣非宋儒廢之也文者自廢之也古之文文其人如其人便了如畫焉似而已矣是故賢者不諱過愚者不竊美而今之文文其人無美惡皆欲合道傳志其甚矣是故考實則無人抽華則無文故曰宋儒興而古之文廢或問何謂空同子曰嗟宋儒言理不爛然敷重雅能談焉渠尚知性行有



不必合邪

或問典謨訓誥不言權呂刑輕重諸罰有權空同子曰夫權者權其變以適中者也故變而後權夫聖人在位允執厥中又用其中於民矣何權之言哉曰舜不告而娶唐虞禪湯武放伐非權乎曰夫身或遇之行之矣又何言哉曰孔子每言權何也曰高而無位於是發其微以詔來且春秋之世何世矣曰孟子七篇大半言權何也曰戰國之世又何世矣孟子不發其發天下不以謀數為權乎吁大哉予何敢忘孟氏之功也孟不生孔其熄乎矧帝王之心傳或又問漢

儒空同子曰及經無道無道何權矣聖人之權輕重之以適中者也非反之也問宋儒曰宋人不知孟子又安知權故心帝王之傳者必孔孟心孔孟者必知權可也曰若是則宋儒得位不與三代之治乎空同子曰吁難言哉周程其大矣宋之開國者誰歟致太平者誰歟應變定傾者誰歟固非斯人之流也吁難言哉然周程其大矣

術異者終罔吉泄化機也京房郭璞其人也文異者終罔吉發神秘也遷固蔡邕章陸其人也貪盛者終罔吉犯止戒也好訐者終罔吉悖厚訓也好殺者終

罔吉戕生道也

人有未學而仕者矣有初仕而壞者矣女有未笄而  
歸者矣有未歸而穴窺者矣瓜果未熟而市鬻之矣  
五穀未克而采之食焉矣始秋而萑葦箔矣十歲而  
冠者有矣布帛日短矣斗升日巨矣工日粗矣商日  
僞矣農日惰矣士日嬉矣官日營矣俗靡靡矣無弗  
諂者矣無弗養者矣無敢者矣其代速矣消長起落  
促促矣悲哉嗟嗟

空同子曰關張死而蜀之事去矣傷哉或曰蜀存亡  
孔明哉曰惡何言也湯非尹不商文非姜不周何也

撥亂世反之正其才殊也夫蕭張非信劣者也然卒  
成漢者信也由是觀之將必有殊才不然萊朱周召  
非聖人邪而鳴條牧野之師必尹與姜行哉

孔子出妻亦不王之兆也三代興廢皆判於嬪人文  
王刑於寡妻亦天成之也詩曰天作之合

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非止悼傳亦以占廢也凡  
王之興天必與之佐孟子所謂其間必有名世者故  
益稷佐禹尹朱佐湯呂佐文武天豫生之雖烏冰牛  
巷空桑寂濱必全成之而置之王側夫孔門王佐一  
顏子耳今也早死不天喪予而誰喪哉

或問仙有死空同子曰氣消之也氣旋轉消息息則  
臭腐而神化消則精靈而枯朽也仙結天地日月之  
精去殼出神焉耳然如消何元會數窮天地日月亦  
消而况於仙乎

或問導引采取之法空同子曰小法耳殺人哉心動  
則疲精下無返人體如天血肉固實脉絡周流無罅  
無欠外氣入之灌之紅鉛安容哉

釋亦有至言如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卽易之不達復  
書之狂克念詩之誕先登是啓人自新之門而闢其  
反觀之機也可以人廢之哉

卷完

